

## 冬天的况味

□何小琼

冬天的来临有些猝不及防，一场秋末的雨过后，就宣告了秋的离别，寒意登场。南方的阳光依然温润，但空气中多了几分的寒意。北方已经迫不及待四处雨雪裹挟着欢天喜地而来，不需预告，也无需预告，冬，便如期而至。

南方成了冰火两重天。我居住的城市，是著名的半城绿树半城楼，出门目之所及，满眼是绿意盎然，种的是四季常青的树。偶尔也有在深冬时，光秃秃地孤寂地站立的，那一根根枯瘦的尖细的枝丫冲天而指，与之前满树油亮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凄美的意味。芒果树则保持着亭亭的姿态，在寒风中摇曳，不畏它刺骨。

冬日有暖阳。清晨，桔黄色的太阳露出半边脸，洒染了周边的云彩，稀薄的云彩有了暖意，云淡淡淡，曼

妙地绵延散开，越来越薄，直到尽头湛蓝的天空。无云，瓦蓝瓦蓝的，纯净如洗，这冬日的暖阳，居然比起春日阳光的明媚，夏天阳光的热烈，还有秋日阳光的舒适丝毫不逊色。透过玻璃照耀入屋，点点尘埃在射线中起舞，飘荡、沉浮，暖洋洋的。风吹入室，阳台上依然绽放的玫瑰送来缕缕若有若无的香气。往阳台一看，恰好升起的太阳正在一栋楼房旁边，圆滚滚的，映着耀眼的光线，不禁眯了眼，又恰好那朵鲜红的玫瑰正对着阳光，笼罩在万丈光芒中，成为这冬天最美的一枝玫瑰。真好！心底涌起慵懒的感觉。

家里的阳台，一向不受天气影响。除了那太阳花不敌寒风，玫瑰月季，九里香，还有米兰依然自顾美丽着，吐着芬芳，花开烂漫。拿了大剪刀想修剪那开过的枯枝，或者是那几处染

了寒色枯黄的叶，老公唤住挥剪刀的我，说不是时候，最好开春再修剪，现在随意它开或者休眠。凝神细看再熟悉不过的花，最右边那盆种了十多年了，花开花落，从细细一枝到如今的开枝散叶，枝丫横生，它也有了岁月痕迹。那两盆粉色月季也是，前两天刚剪去主根，已经不再有生机，而那从根部生长出来的，已经成了一大盆。生命就是如此，总有它生生不息的状态。

这两天降温迅速，与寒风对敌的是每天温暖如初恋的冬日暖阳，不惧无畏。小区东角边有几株腊梅，不算高，长势一般，叶子掉光之后，更让我感觉心生怜爱，生怕这寒风一个不留神吹折了它。而它却在这时开了花，仿佛它们在等待这一场寒风降临，它好傲风淋雨，独自美丽，年年如此，

从不在温暖的时刻盛开，从不失约。它们静静地成长于墙角边，从不与小区的花在春天争艳，安之若素，直到冬天才孤芳自赏。春来时，梅花已经零落成泥待来年。脑海里闪现出陆游的诗词：“一任群芳嫉，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冬天的况味，掩藏在梅的幽香里，绵延悠长，沁人心脾，在那湛蓝丝滑的碧空中，还有那在冬日，依旧在窗外吟唱的鸟儿。南方的冬日，驱赶不走眷恋着这块土地的生灵。风过有痕，冬来有情，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模样。南方独自美丽，北方风雪自有它优美的景致。正如朋友发在朋友圈的照片，皑皑白雪压弯了枝头，覆盖了村庄，美不胜收，跟远处的木楼前挂着的大红灯笼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白一红，点缀的是冬天的浪漫情怀。



## 摘葫芦

金风送福祿  
细蔓葫芦晃  
果菜喜盈人  
采摘争向上

## 挑山泉

名泉隐宝山  
活冽又清甘  
为访自然意  
五更挑水还



## 忆旧事

从前有座山  
故事罩云烟  
午后闲聊起  
时光缭绕间

## 假日闲

天高云意闲  
山野与风欢  
假日松身骨  
公文事莫谈



##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 给爸妈布置“作业”

□刘晓东

晚饭时，大姐发来微信，将爸爸写的“作业”拍成图片传了过来。看着图片上一笔一划的汉字，不禁笑了，看来这次老爸是认真写“作业”了。

给爸妈布置“作业”的想法是源于我的一次采访活动。头发胡子都已经白了的被采访对象，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将他人生中经历过最精彩的事件毫不保留地讲了出来。当时我就想，爸妈的经历也很丰富，何不让他们也讲讲过去的事情？

可是我把这个想法讲给妈妈时，她一边摆手，一边摇头，说什么也不写。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肯定是不愿动手更不愿动脑。妈妈上午和爸爸遛弯，中午休息，下午打麻将，生活很有规律。打破她这个规律，有一定的难度。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

我在书架上偶然翻到爸爸制作的老相片影集，在里面找到一张妈妈60多年前在学校篮球队时的合影。那时候的她英姿飒爽，是学校女子篮球队的主力后卫，曾经帮助这支队伍三次

夺得全县运动会的冠军。我就从这张照片入手，和她聊打篮球的事情，结果老太太一口气聊了一个多小时，连当时吃的窝窝头有谷糠这样的事情都能回忆起来。我趁热打铁，说工作忙，没长时间听您讲这些事，您就写下来吧。老太太有些意犹未尽的点点头。我心里一阵高兴，老太太终于被我忽悠了。

几天后，妈妈打电话说写完了，让我去拿。5张方格纸，被妈妈工工整整地写满了字。好多年没见过她写这么多字了，觉得很亲切。更让我惊奇的是，文章以时间为序，写的非常通顺。我只是帮她简单地调整了几处词语的顺序，就投给了我们当地的一家晚报。没过多长时间，文章便全文刊登到这家晚报上。我很高兴，赶忙把报纸给爸妈送去。妈妈戴着老花镜，手里还拿着放大镜，和爸爸头挨着头，一字一句地读。她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毕竟这些年来，她的名字和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刊登在报纸上。爸爸要从妈妈手里拿过报纸去，

想再看一遍，结果妈妈像护宝贝似的躲开了，弄得他很没面子，只得悻悻地把手放下了。我偷偷地笑了，后悔没多拿份报纸回来。再一想，就是拿再多的报纸回来，他们还是会挤在一起看同一张报纸的，这些年他们已经习惯这样读报了。

我对爸爸说：“看我妈妈高兴的，爸，咱不眼热，要不你也写一写！”爸爸很不服气地说：“写就写，又不是没有东西可写！”得，老两口这是髓上劲了！不过省得我再费口水劝爸爸写东西了。我帮爸爸出主意：“您是离休干部，就写写解放初期，您接受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吧，写出来肯定是很震撼的！”爸爸沉思了一下，很严肃地点头同意了。

如今爸爸按时完成了我布置的“作业”，又轮到考虑给妈妈派“活”了。看到他们认真回忆过去的样子，心里感到非常地欣慰。都说老有所乐，天天能逗着老人快乐，这就是我们当儿女真正的快乐。

## 冬雪

□韩国政

那被冬雪覆盖的河畔，  
站在风口浪尖的芦苇，  
用挺直的腰杆，  
直面寒风。  
顶在头上的花絮，  
温柔了雪片，  
芦秆颤成了，  
起起落落的山峰。  
远处，  
田埂蜿蜒，  
堆积的稻草，  
像是弯腰的脊背，  
在田野上守护着，  
冬眠的土地。  
淡淡的斜阳，  
温暖着河畔的村落。  
河面，  
泛出斑驳的光亮，  
像一条白色的长龙，  
悄无声息，  
把村庄驮向远方。  
雪片，  
落在农家的瓦檐上，  
又慢慢溶出了汗珠，  
向下滴落，  
形成一根根冰溜，  
倒挂在屋檐下，  
像是一排排的水晶柱，  
在霞光里闪烁。  
雪片，  
在天空悬转着蝶形的轨迹，  
和寒秋中的落叶一般，  
缠绵着山野大地。  
冷冷的北风袭来，  
那一波一折的雪野，  
像是沙漠上的曲线，  
在缓缓地流动。  
冬雪，  
是北方大地，  
最洁白的冬装，  
哟！  
瑞雪兆丰年啊！

本版邮箱:zhoumolvyou@126.com